

[法] 让-克洛德·艾列纳 著
JEAN-CLAUDE ELLENA

张乔玫 译

JOURNAL
D'UN
PARFUMEUR

调香师日记

爱马仕专属调香师
艾列纳的创作生活与哲学

中信出版集团

艾列纳 (JCE) 因爱马仕花园系列香水而被大众熟知, 有调香师中的“俳句诗人”之称。他创作的香水, 细腻与简练并存, 融入感性与诗意之美, 暗含深刻的哲学思辨。

他只用有限的原料进行创作, 每天与海风为伴, 喜欢塞尚、马蒂斯的画和日本俳句, 以及东方古典的禅意美学, 过着隐士般与世隔绝的生活。

他行遍大地, 将自己的所见所感赋予香水。每款香水灵感都从日常生活与旅行中捕捉。他的创作不是堆叠气味, 而是企图让气味简练飘渺, 如幻似真。

用过他香水的人都说: 那是有灵魂的香味。

“我记忆中: 池塘的气息、茉莉的气息、湿润的石头、李树、柑橘和高大的竹子, 甚至水塘中几乎活了一个世纪的鲤鱼……”

—— 爱马仕花园系列·李先生的花园 灵感来源

“暴雨停息了。乌云让位给平静的蓝天。河道变得像镜子一样。原本令人窒息的空气变得气味芬芳。我漫步在其中感受着美妙的花园气息。树木都舒展开来, 树叶恢复了绿意。绿草又起波纹。幼苗重现。香氛是重生、活泼、明快和滋润。这就是我装在香水瓶里令人愉快的花园香调。”

—— 爱马仕花园系列·尼罗河花园 灵感来源

码上相逢



改变世界,
从认识世界开始

ISBN 978-7-5086-8101-6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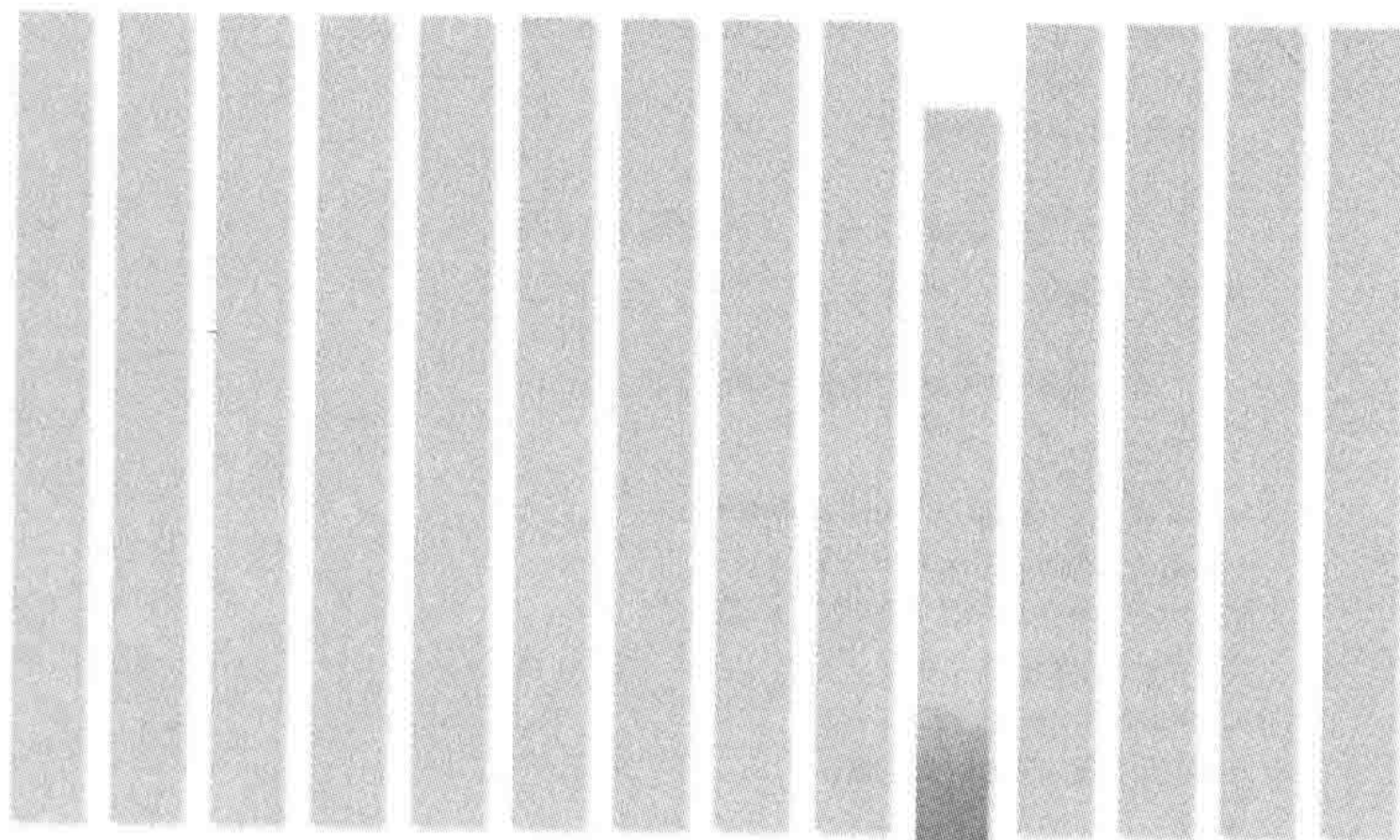
9 787508 681016 >

定价: 48.00 元

Hu'an publication

湖岸

Hu'an



[法] 让-克洛德·艾列纳 著
JEAN-CLAUDE ELLENA

张乔玫 译

JOURNAL
D'UN
PARFUMEUR

调香师日记

爱马仕专属调香师
艾列纳的创作生活与哲学

中信出版集团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调香师日记 / (法) 让 - 克罗德 · 艾列纳著; 张乔玫译. --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 2017.11

ISBN 978-7-5086-8101-6

I. ①调… II. ①让… ②张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1433 号

Journal d'un parfumeur by Jean-Claude Ellena

Copyright © Sabine Wespieser éditeur, 2011

简体中文著作权 © 2017 清妍景和 × 湖岸

本书译文由漫游者文化授权

ALL RIGHTS RESERVED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

调香师日记

著 者: [法] 让 - 克罗德 · 艾列纳

译 者: 张乔玫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)

承 印 者: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7.5 字 数: 110 千字

版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京权图字: 01-2017-6521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86-8101-6

定 价: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· 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 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目 录

调 香 师 日 记 0 0 1

气 味 摘 要 2 0 3

2 0 1 谢 词 1 7 3

代 跋

2 2 1

艾列纳香水作品 2 1 3
香水专用名词

调 香 师

日 记

趣味

2009年10月29日，星期四，巴黎

说起“趣”，我一向不太自在，聊到“欲”，就容易得多了。自我调配香水以来，我苦学有成，发明了一些“抢鼻”之作，好比那些为博取读者、听友和观众注意而琢磨良久的起头佳句、音符、影像，让对方意欲深入堂奥，延长趣味。在这个和时间赛跑的社会里，香水竟然只需两秒即优劣立判，快得跟瞥一眼似的！如此骤下评断真令我痛心。毕竟，香水只有被人品赏、擦抹，方能真正倾诉自己的故事。

我喜欢分享乐趣，这是我对奢侈的定义。我把这个看法转移到我创造的香水上面，这些香水多半都是要让人分享的。我就算为大众调配男性香水，也不忘偷加些许女性暗码，反之亦然，我也会这样调配女性香水。时尚的成规是用来颠覆玩弄的，我才不信香水有男女、

中性或单性之别。只有擦香水的人才能替香水分门别类。自从圣罗兰的“鸦片”、娇兰的“一千零一夜”和迪奥的“真我”问世以来，擦这些香水的男性在印度大有人在。我不落窠臼，跳脱牢笼，偏要将选择权留给众人，随他们去自行玩味我的创作。

趣味，小小的趣味：我喜欢从日常生活中偷来的趣味，它们点亮了每一天。这些小趣味平淡无奇，有点老生常谈的味道，让人安心。一旦少了它们，等同剥夺了让日子好过一点的欢乐。

调配香水本是乐事一桩，只是某些早上，趣味却不在瓶子里。从物理化学的角度来看，与正装毫无二致的小样，温度依然如故，原料和分子的调合亦未变，只是闻起来了无生趣。一股绝望和孤寂的感觉袭来，我却作声不得。若是分享个中感受，那这个耗时数周的工作就要功亏一篑。此时，我会放下瓶子，遗忘它几天。我知道我会重拾旧趣，或找回寻求的那个想法。

季奥诺^①

2009年10月31日，星期六，飞机上

我搭上飞往尼斯的接驳班机。我的实验室在卡布里。全部行李仅包括袋子一只、书一本。《帕尔策姆的三棵树》（*Les Trois Arbres de Palzem*）是让·季奥诺的专栏文章集，这些文章都没有获选收入七星文库（Pléiade）出版的《故事与随笔》。每逢感觉“迷茫”，我就会阅读季奥诺，找回来路。他在我心中栖留，我将他视为指标，我的“师表”。我悄悄地、字正腔圆地呢喃。我需要在脑子里听见文字旋律、文句节奏还有寂静。

我爱他的文笔、创造力及其善于激起感官之乐的特长；

^① 让·季奥诺（Jean Giono, 1895—1970）是法国著名的作家、剧作家。他的作品丰富，涉及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剧本等。在他的小说中，故事背景经常被设定在普罗旺斯，充满浓厚的自然生活气息和地域特色。代表作有《种树的男人》《屋顶上的轻骑兵》等。（除特别标明，书中注释皆为译者注。）

他形容气味的时候，更令我赞赏不已。他写在《文学》里的几页，与我“谱写”香水的方法声气相投。我认为气味即符号，爱好者依随身上或是闻香条（舌状的吸墨纸）上香味层次的递嬗，自行解读这些符号。他嗅着气味，衔尾相随，忽而撇弃，又转回头；究竟香水是主，爱好者为仆，抑或相反？

身为调香师，我想唤起一种气味时，会运用符号。这些符号拆开来看，和我想传达的内容风马不接：宝格丽的“绿茶”从未使用茶，爱马仕的“尼罗河花园”没有芒果，“大地”不见燧石，然而大众却都“感受”到了这些气味。拿季奥诺来打个比方吧，“传达之事该由读者自行领略；他可以从中体会到妙趣、满足、称心、欢喜。”虽然调香师习惯被拿来和作曲家比较，我倒一直觉得自己是气味的作家。

工作室

2009年11月2日，星期一，卡布里

今早回到工作室。这是一幢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由建筑师设计的水泥洋房，有未经修饰的沉重之感，企图将住屋和大自然连接。在此，室外即室内，室内延伸至室外，两者相互影响。房子攀附着灰色巨岩，一座种了欧洲黑松（Salzmann's pines）的野生花园将其环拱。此地看似庄严，实则不然。阳光穿透松树，被筛洒下来，柔和光线淹没整个工作室。这里的时间过得较为悠缓，四季亦很分明。我喜欢这个地方，感觉我们声气相投。

访客若盯着我的办公桌，就会看见桌面散置着十来瓶拧紧的小瓶子、一座座风力发动机形状的闻香条台座、一个收藏了数百种配方的老旧档案夹、一个笔筒、好几个杂物盒和一帧相框。然而，只要我还找得到数月

前中断的试样配方、我需要的灰色铅笔、放旧橡皮擦和回形针的盒子，那桌子就不算乱得不太过分。哦，还有我那两副眼镜，一副阅读专用，另一副远眺的时候用。对我而言，杂乱与记忆有关。如果什么都归好位，我就非忘记不可。

我的办公桌是一张宜家的亮面山毛榉桌，后面是扶手椅，我像雅克·塔蒂（Jacques Tati）《玩乐时间》（*Play Time*）里那个旅行社的男人一样：只消滑移几步，一切手到擒来。我可以从这个位置凝视地中海。坦白说，陷溺在那些气味和配方里，我其实对什么都视若无睹，但我知道地中海在。我只消中断嗅闻、书写，抬头片刻，就可以欣赏它。

梨子

2009年11月6日，星期五，卡布里

待一支香水大功告成，我早已疲顿不堪。选择终于告一段落。全球发布的时间已预定在明年四月。试验的次数、试样的数量（高达数百个）数不胜数，由此可见，表达香水的主旨、概念的样貌（Form）有多难。这次的企划案相当大胆，质量要求也很严苛：这瓶香水可谓科技上的壮举。接下来又要心慌胆战，深恐大众不肯青睐。每个气味都是另一桩故事，都是一场赌局。

我手边自然还有其他进行中的案子，但我觉得这些香水乏味，小家子气，少了声势，缺乏个性。我心情郁闷，决定下午开个小差。我打电话给太太，问她去意大利小憩一下可好（开车过去只要一个小时），两人共享一盘意大利面，到文蒂米利亚（Ventimiglia）市集采

买香料。文蒂米利亚的市集堪比学校。每周五开市，不只提供当季甚至当日的产品，譬如蜗牛或蕈类（只要周二或周三下点雨），还有其他地方都吃不到的意大利美馐。我们特地为了五花八门的干蕈、不同种类的西红柿干，或糖渍西红柿前来此地，尤其不能错过养了超过七年之久的帕玛森芝士。这个周五，许多摊贩卖带胭脂红的小型冬季梨，梨香冲天凌驾整个市集。我把鼻子探进水果摊，吓到那位摊贩，他用意大利语对我说：*Signore guardate ma non toccate*（先生看就好，不要摸）。我回答他我在闻。梨香四溢而分明，我有个猛烈的预感，这个气味派得上用场。我顿时大喜若狂，真想把它偷走，于是把感受、原料名称、对这气味的印象、配方的起头，统统记在本子上。记忆会补足我没记下的细节。我会进实验室把这个气味镂刻在记忆里的影像描摹出来，而不只是复制我的感觉。这些“气味邂逅”让我获益良多，常常让我亢奋到忘记疲累，瞬间自由轻盈起来。

《世界报》

2009年11月7日，星期六，卡布里

我是《世界报》的订户。我跟家人居住的斯佩拉塞代镇（Spéracèdes）有将近一千个选民，除了我，至少还有另外两家也是订户。我会得知此事，是因为邮差已经送错两次，刚好给我和他攀谈的机会，闲聊他的送信班次。

画家苏拉热^①因为蓬皮杜中心为他举办了盛大回顾展，而登上十月十六日（星期五）的《世界报》头条。苏拉热在访谈中，谈及那些力求表达情绪，并赋予画作意义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画家时，十分不解。“意义又不是永恒不变的，它可以在形成之后瓦解……”他的看

① 皮埃尔·苏拉热（Pierre Soulages, 1919—），法国画家、抽象版画家、不定形艺术（Art informel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。黑色是他作品里最主要的元素，他大量使用被他称为“黑光”（noir-lumière）的黑色反光，故素有“黑的画师”之称。

法如此。他也参不透时间，纳闷为何不可能解释数百年前的古老作品依旧能打动人心的原因，而这作品确实早已无法传达创作者在其所处时空之下的意图了。

我记得一次类似的经验，不过无关时间，是意义上的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我又回到中国，当时受雇的公司想找合伙人，派我来此考察一家香水工厂的制作能力。说是要找合伙人，准确地说是想成立“合资公司”（joint venture）——这个字让我笑了出来，因为我离开法国的真正目的，是为了到这个我深感兴趣、让我惊叹连连、又对它的认识只限于旅游指南介绍的国家探险。二十六年后，中国仍令我如痴如醉。当时的上海充满了异国情调。数百万辆黑色自行车沿着种满梧桐树的大道行驶，漫天彻地净是融合了刺耳蝉鸣的刺耳铃声。只有官员才以轿车代步，清一色黑车，车窗上都贴了遮阳膜。

工业部派给我们的公寓，陈设朴素，家具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，地板上铺了厚重的丝织地毯，花色鲜艳。墙上张挂着裱框素简的书画，其中一幅特别能掳获我